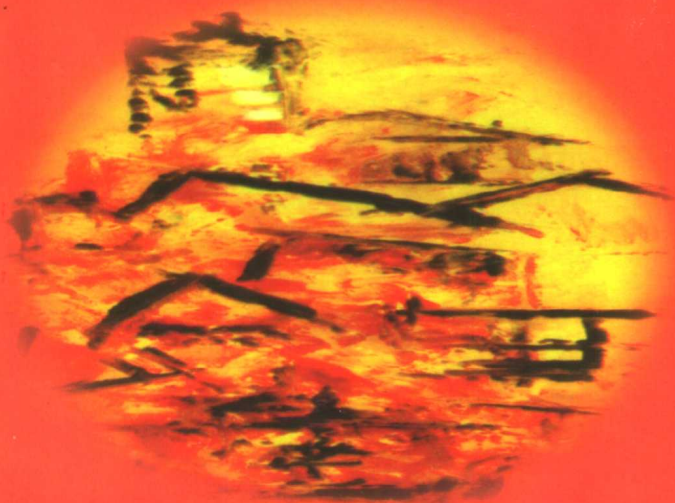




NAN REN HE NAN REN DE CAO

# 男人和男人的巢

韩静波 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丛书  
016 第

# 男人和男人的巢

解静远

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# 目 录

序·自家菜瓜葫芦 1

### 第一辑 情

梵高与青藤 5

弼马温手记 18

烟民挽歌 27

论“呼噜” 34

短嘴金丝燕 40

二泉作证 49

周庄烟雨中 54

纯情山水	58
食在“奥灶”	62
谈禅说马	65
吃虫	68
酒话	71
吞蛙	78
跪着挣断脐带	81
说马道情	89
黑土地	92

## 第二辑 巢

男人和男人的巢	99
家庭记事	105
中年日记	115
丑人自白	121
爱之岸	124
婚礼奏鸣曲	130
我们的狗狗	139
书缘	144
会见心灵	149
过年	155
遗书和太阳	161
家在辽源	164
《大出殡》后记	168
闲话闲章	178

## 第三辑 景

- 镜 泊 183  
方 舟 186  
迪斯克旋风 194  
阿 云 204  
鱼戏莲叶西 214  
大校副营长 218  
戏说食文化 221  
白洋淀落水记 225  
徽州梦痕 229  
瑶琳石壁 233  
庐山观云 237  
城子崖访古 240  
海 梦 243  
残 荷 252

## 第四辑 魂

- 春之声 257  
闹秧歌 260  
竹 笛 263  
愿 望 266  
幸 福 269

良 心	274
财 富	277
成 熟	280
音乐做伴	283
标 签	289
寿星老	293
驱猫记	297
鸟 语	300
润物细无声	303
女性的证明	306
眼 睛	313
挂在银牌上的泪珠	319
等 待	327
位 置	330
错错错	334
病榻观叶	338
胡子·海燕·高尔基	344
霸王别姬	349
马星照命	352
棋战大观	355
我写《孙武》	363

## 序·自家菜瓜葫芦

应某杂志之约，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文章的小文章，名曰《自家菜瓜葫芦》。如今要作自序，想不出“王婆卖瓜”那般美丽的叫卖词来，思忖再三，还是这一句，“自家菜瓜葫芦”。本人以为，好的文章开卷都应有一股真气扑面。真气出自于自家性灵，只要是文章里看得出自家性灵，无论浓酽，淡泊，狂野，温良，豪爽，婉约，严峻，幽默，都是真玩艺儿，好东西。自家性灵跃然而出，哪儿容得矫情？扫尽了矫情，自会文思流畅，文气贯通，清新庾开府，俊逸鲍参军，各有各的面目。您可以小吟低唱，咱来些个关西铁板，谁碍着谁了？春夜宴桃李，那些个飘逸潇洒，是李青莲习惯干的活计；祭十二郎，韩昌黎生性就这般老辣沉郁，只好各开各的店铺。同是吊古战场，苏东坡可以顿悟禅意，笔意苍凉；张华铺采摛文，描

暮沙草晨牧，河冰夜渡，冷铁相搏，寄身锋刃的情形，声泪俱下。如此萝卜青菜，各有所爱，何必让屠户吃斋？文章只要能露自己的峥嵘，不是东施效颦，便好，古今中外都是这么一个理儿。近现代散文随笔大家，鲁迅辣，杨朔甜，朱自清雅，冰心纯，生旦净末丑，各有各的行当，各有各的活法写法，如何论孰高孰下？

文章还是各抒各的性灵好，文章还是各有各的面目好，潮涨潮落，日出日没，岁月就这么跟文章家们“叫真儿”，读者就这么跟弄散文随笔的同志要个“真”字，把真哭真笑真爱真恨真心真情真我的性灵，捺到稿纸格子里。

本书选编的文章，都是咱自家菜园子里摘的，大体上分为四辑。一曰“情”，谈禅说马，约会先贤，抒情言志而已。有时一边喷吐烟云，一边奋笔疾书；有时假借呼噜，跑出些意识深处的“鸟儿”来。二曰“巢”，记述的都是本人的生活和家事片断，都是自家的“经”。虽然活了一把子年纪，回头看看，上帝分给咱的果子不算太酸，可也还是有甜有苦，也有倒牙的时候。三曰“景”，乃是我的展履游踪。观山怀里抱山，看水心里汪水。古诗说，“我看青山多妩媚，青山看我应如是”，寄情山水之间，偶有物我相融的时候，便著文自鸣得意。四曰“魂”，有记叙描摹人物者，亦有就人生遭际而感悟而议论者，所求仍是一个真字。窃以为，有真才有魂，否则岂非游戏文字，假以招摇？

自家菜瓜葫芦，保证不带化肥，诚望朋友们喜欢。

作者 1998年12月11日





第一辑 情

11

11

## 梵高与青藤

—

1888年12月24日，伟大的梵高疯狂地割下了自己的耳朵。说也巧，我读《梵高自传——致亲爱的提奥》中的这一节，也是这个日子：12月24日。这实在无法使我平心静气地读下去了。我像一个目击者那样，震惊，震撼，满眼的血色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从书摊上找来的这本书，装订十分粗糙，叠着的书页，底沿没有切开。我只好拿着一把锋利的裁纸刀，边裁边读。这本书是美国美术史论家欧文·斯通夫妇缩编的梵高书信集。梵高一生孤独，几乎无人可以对话。他在生命的最后十七年，除了发病，每晚都给惟一供给他衣食、颜料和自信心的弟

弟提奥写信。提奥精心地收藏了梵高的画作和每一块写了字的纸片。梵高写了上千封信，从来没想到是在为自己做传，正因为这样，梵高的书信“自传”，与那些滥觞于世的自我盖棺加冕的“自传”，以及那些为了出版发行盈利写的“传记”，不可同日而语。梵高的书信靠得住，满纸是孤独的艺术修行者的内心独语。

我用寒光闪闪的刀，一刀一刀切开了梵高短促的人生岁月。我的心随着梵高嗫嗫嚅嚅的自语，走进了他那个多雪的冬天。我惊讶他在阿尔的狭小的画室墙壁上涂满了跳跃着的黄色。梵高的黄房子让人骚动不安，激情奔涌。他在这里与另一位大师级的画家高更相会，然后为了艺术的见解大吵大闹。这是一次永载史册的，没有任何人际关系的纠葛，没有经济利益争夺的唯艺术的伟大争吵。当语言无法使高更屈从的时候，梵高把玻璃杯向亲爱的挚友的头颅砸去，破碎的玻璃片嵌进了墙壁，在地上闪跳，梵高又抓起了剃刀，吼叫着要杀死高更和高更执著的画风。

高更逃走了。

梵高疯狂了。

这是12月24日。

我看到梵高在黄房子里像困兽一样咬牙切齿，谵妄大叫。他的脚踩在油画颜料上，跌倒了，爬起来发抖，缩成一团。他正在发高烧。他想到外面去向全世界宣布他的创造力，与高更决一死战。可是他无力离开黄房子。他忽然想把自己耳朵弄下来，掷给高更，这样，就可以把高更狂妄的叫骂彻底挖掉了，铲除了。他又想把自己的耳朵寄给那个体贴过他的妓女。那个皮肤松垮、乳房低垂的女人，

和他生活过十八个月，如把这个美丽的纪念物送给那个女人，他就会听到久违了的女人的呼吸和咳嗽。他为这个别出心裁的伟大创意兴奋和骄傲，嘿嘿地笑了起来。快把耳朵割下来，为什么不？他像一位中世纪骑士那样勇敢地拿起了很久没磨的剃刀，伸直了臂，喊了一声“开始！”他用一只手把自己的耳朵尽可能扯得很长，另一只手抓紧了很钝很钝的剃刀，像锯木头那样锯自己的耳朵。开始就不顺利，耳朵虽然在头颅两侧像个附加的东西，没想到实际上这家伙竟然顽强地生了根，脆骨在抵抗，血弄得两只手都粘粘渍渍。越是这样，梵高越滋生着战胜自己耳朵的勇气和胜利的渴望。他没有感觉到疼痛，只是听到那来回锯锉的声音出奇的响亮。他命令那锯锉更加有力量，并且有舞蹈的节奏。他开始了欢愉的、有力的、割自己耳朵的“华尔兹”，终于，在华尔兹的节奏中，耳朵输了，像一片完整的叶子从树上落下来。掉在了地上。血乎乎的半个圆环，最后跳动了一下，沾满了尘土。

梵高晕倒了，血，汨汨地流在地板上。

那把屠杀自己的刀丢在地上……

我手中的裁纸刀也掉了。我哭起来，满脑子都是晕开的血色。我无法制止自己去想这些细节，不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写作职业习惯。这一年，梵高刚刚三十五岁。两年之后，他就死了，世界美术史上这短命的伟大天才的自残，应该诅咒的弥漫血光的12月24日，谁能不为之心碎呢？就连排字工人也无法冷静地排列文字了，这一页中，“高兴”两个字排成了“高头”。

## 二

中国也有一位艺术大师疯了。

这就是徐渭。

我也算是醉心研究过大写意中国画的，有幸与徐渭同脉。我的老师许麟庐，对自号青藤道士的徐渭，推崇得很。在许老门下，听青藤青藤不绝于耳。我老师的老师齐白石，则更是对徐渭服贴，在诗中写道：“青藤雪个远凡胎，缶老衰年别有才，我欲九泉为走狗，三家门下转轮来。”白石大师自叹生不逢时，活着无缘行走在青藤门下，情愿死了去做青藤走狗，可以说是崇拜到底了。由齐白石上溯至清代，郑板桥在徐渭死后整整一百年诞生，郑板桥才名沸沸扬扬于后世，诗书画三绝名贯天下。他幸运，生得早些，抢先一步为自己治印，自命不凡为“青藤门下走狗”。如此说来，我等便是也想获得做“青藤门下走狗”的荣誉，至少晚了数百年，迟了几辈子，纵有画心诗胆，也只有做走狗的走狗的乏走狗的份儿了，惟有远远地望着徐渭的斑驳墨渍，顿首兴叹。

中国历史上的文人，恐怕没有比徐渭的人生命运更凄惨的了。他生于1521年，浙江山阴人，生身母亲是小妾。他落生刚刚一百天，父亲扔了母亲驾鹤西游，死了。十岁，亲生母亲被轰出了徐门。孤儿徐渭，寄养兄嫂篱下，在侮辱与欺凌中成年，花了二十年工夫，在乡里应试八次，八次落第。虽自负才高，性绝警敏，梦想以天下为己任，却连乡试之门都出不得，这打击是足以让人发疯的。徐渭的婚姻生活也是灾难连着灾难。第一个夫人和他一同

相伴七年，患肺病而死。他鳏居十二年之后，三十九岁找了老婆，不到一年就分道扬镳。四十不惑，与第三个老婆张氏结婚，六年后因张氏与僧人通奸，他一怒之下杀死张氏，成了杀人犯，坐了七年大牢。徐青藤，这位小老婆生的孩子，父亡母走的孤儿，八次落第的潦倒文人，丧偶的鳏夫，戴绿帽子的男人，杀妻囚犯……九九八十一难，加在他一人头上。雪上加霜，霜上落雪，这人不死，可以想见其生命力。徐渭一生中有一段短暂时光，侥幸得一人赏识，这人是胡宗宪。作为出入于东南七省的督帅胡宗宪，在抗倭战事中屡屡听他谈兵；做为古文学家的胡宗宪，听他温酒赋诗，把他的诗文镌刻于石上。徐渭常与人暴饮酒肆，烂醉如泥，酒醒后直闯督帅府。胡宗宪宽容和忍耐着这位乌巾白衣落拓不羁的才子，让他一逞才略。哪里想到，胡宗宪因事银铛入狱，徐渭一生中惟一的慰藉和依靠，像泡沫一样一闪即逝。彼时，徐渭已经年过不惑，第三次婚姻缔结不久又现危机。朝野上下皆为惊骇的胡宗宪之祸，随时会波及他连坐。徐渭惊惧，惶惑，躲在自家房子角落发抖，痛哭而不敢出声。冥冥中他产生了幻听，听见到处在通缉他，听见全副武装的差役的脚步声，木枷铁链和斧钺的碰碰声。他害怕这些声音，却无法逃避这些声音。他仇恨自己的两耳，抓起一把又大又长的三棱巨锥，扎入耳道，胡乱搅动，鲜血四迸……

我不明白，16世纪末东方的徐渭和19世纪末西方的梵高，怎么会遥相呼应，得了一样的疯病？又怎么会都向自己的耳朵下毒手？我更不明白，徐渭以巨锥乱扎乱捣一阵耳道之后，又怎么会放弃摧毁耳朵的念头，选择了肾

囊，拿起了锤子向自己的肾囊猛击？用这样两件惊心动魄的自戕的事例，来证实艺术家精神错乱时行为取向的相似和不似，是残酷的，也是无意义的。梵高给自己实行西方人习惯的“外科手术”，我读着的时候也几乎要痛苦得疯了。常常处于内省状态的中国人徐渭，要用内伤的方式毁掉自我，更是令人心悸魄动。击碎肾囊是比世间一切自杀方式都要残酷惨烈的。每个中国文人都知道，中医讲，肾主藏精，为命门，生命之本，而肾囊指的是外肾，即睾丸，男性之标，真是死也不愿好死！乃至我于我不敢再深入地去想象那“流血狼藉”的场景了。

### 三

苍天在上！我决非残忍，决非对东西方两位伟大画家的疯狂和自残津津乐道，躁狂型精神病态没什么值得说的。我之所以在这里写得满纸是血，也不仅仅因为内心的同情、怜爱、惋惜和悲伤。其根本原因是，在世界艺术史上，只有为数极少的个性鲜明的画家，使我在其绘画作品面前又恐慌又激动不已，汗流浹背，在心中暗暗叫着自己这辈子完了。在这些大师创造的观看形式面前，我会感到某种神秘和深邃的东西在画外召唤，使我急切地，冲动地想知道画家的家庭、爱情、人生命运和艺术履历。也只有在知道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之后，才能够读懂那些色彩的交响，线条的底蕴，和画面物象的内在精神。

梵高和徐渭痛苦的人生经历，是解读他们绘画作品的钥匙。

徐渭真正的绘画生涯，是在他疯狂自残和走出囚笼之



后开始的。徐渭在中年之后才把绘画作为生命的惟一寄托，是中国宋元以后文人画史的一种现象。许多文人落魄，不再可能以天下为己任，也无力兼济天下，只好以绘画独善其身，宣泄半生不平之气。绘画是疗救他们受伤心灵的药，免于自溺于苦海的船，最后的巢。徐渭早年学米芾书法，行草纵逸飞动，在历尽风霜之后，狂草也难于舒泄胸中之气。一日，烦极，闷极，苦极，一只霜兔毫尖笔在纸上冲破了汉字笔划桎梏，横竖狂扫一气，掷笔纸上欲哭无泪。研究家陈滞冬先生说，大约是在此时此刻，徐渭发现了无意抛洒的点线和墨块，竟似乎可以成了一幅墨葡萄。徐渭迅速画成此帧，题在画上的诗曰“半生落魄已成翁，独立书斋啸晚风，笔底明珠无处卖，闲抛闲掷野藤中。”他终于找到了可以倾泄“勃然不可磨灭之气，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”的路！从那点线运笔的速度和墨块有力的笔触中，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作画时如舞动剑器的狂野情态，而那题跋，歪歪斜斜，勉强成行。标点符号虽自宋已开始行世，但直到20世纪末的今日，题画诗上也是绝少加标点的，可是，徐渭在落魄成翁，晚风独啸，闲抛明珠的感慨最后，情不自禁地留下了只有今人才常见的惊叹号。

徐渭的画，是他情感的图录。

他全部用水墨挥写泼洒的画，无一不透露着历尽风霜后的倔强、悲壮、愤激和高标不俗的情感。他的《苇塘草虫》、《黄甲图轴》、《墨葡萄》、《杂花图卷》，每一幅都是倚马立就的一般，情之所至，狂飚盈袖，烟岚满纸。他的人物山水册页，居多表现风风雨雨之中的人，逆水行舟，